

許多年來，簡宛的文章，散見於各報章雜誌，我只要有機會看到，一定不會錯過閱讀。覺得她文筆清新平易，內容言之有物，感情之真摯，尤使我有與作者似曾相識之感。來美以後，於閒適中得以再仔細展讀她「地上的雲」和她的第一本集子「葉歸何處。」我十二分欣喜地要爲這兩本書下一個簡單的註腳，就是一個「愛」字。二書的每篇文章，都分別以不同的題材和手法，闡明了愛的真諦。——對國家民族之愛，對親人骨肉之愛，對師友之愛，對大自然一花一木之愛、對全人類廣大的愛。正如她妹妹靜惠在「葉歸何處」的作者介紹中說的，「大姐是充滿愛心的人。」只有充滿愛心的人，才能寫出如此溫柔敦厚的篇章。她旅居海外逾十年，憂時感事的情懷，與日俱增，對出生長大的本鄉本土之思念，更是日益濃重。這一份強烈的感情，時時充溢於字裏行間。她對我國青年學子在外掙扎奮鬥淒苦心情之體認

那一

雲的升上

——人和文的宛簡——

君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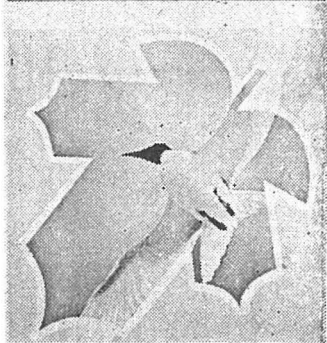
，和對美國社會人情世態的透視，都是以無比哀矜關切之筆，予以描繪與判析，使人激賞之餘，繼之以嘆息，嘆息之餘，又不禁披卷重讀諸篇。要想與作者一同享受歡樂，分擔憂愁，也想對她所暗示的問題，尋求答案。

「葉歸何處」寫作的時間，是從不知愁的少女到初為人母的少婦時代。空間是從臺灣到美國。第一輯裏處處都散發着芬芳的青春氣息，便算憂愁也是輕快的，幻夢也是絢麗的，在「風雨故人來」中，她說：「沒有夢的沉睡不香，沒有夢的清醒不真。」少女少婦那一段做夢的時代，大度山東灣那一段幽靜的歲月，培養了她不少文思，也使她的心靈一天天的沉靜、脫俗。（這是在「葉歸何處」四版後記中贊美摯友M的話。在我與她見面以後，我願以此四字來贊美她。）在「再見、小屋」中，她慨嘆好友星散，小屋漸遠，但她領悟到的是「支持我們跨過失望、追向理想的，仍舊是那烙在思維裏的友愛。」簡宛生活在豐盈似蜜汁的愛裏，從「感恩的日子」一文中，可以看出她自幼享受着阿婆、雙親、手足之愛。她於感受幸福中，願自己長命百歲，永遠擁有這些愛。她自謙地說：「我那瘦瘦的愛，小小的心，幾年來已經養胖了。」（「地上的雲」五八頁），她也將以滿心擁有的愛，散佈人間。

來到美國以後，她照顧丈夫，撫育愛子，加上一份繁忙的工作，可是她的書與筆從不曾離手。沉浸在圖書館裏是她極大享受。走過校

葉歸何處

簡宛著



地上的雲

簡宛



園的湖邊，「看清冽的湖水映着「一山的冬」，都會給她很大的啓示，她「不忘看湖中的自己，今日之我，是否比昨日之我成長些，可愛些？」她是如此的謙沖好學，日新又新，難怪她文章之日有進境了

最使我感動的是「愛語」那一篇，那是她初爲人母時，對懷中嬰兒的喃喃絮語，一字字、一句句，像微帶感傷的午夜琴音，輕叩着每一位母親的心，因爲這也正是每一位母親心底對愛兒的絮語啊！她說得多麼對？「爲你受苦時，竟感到如此的神聖和莊嚴。」「愛的蓓蕾，必須在劇痛的破拆中綻放。」這位情操高潔的母親對愛兒默許道：「我們要用愛孕育你，用美包容你，用真和善教導你，儘我們所能，給你一個飄滿花香和陽光的童年。……我們絕不用我們的意志塑造你，絕不用你來彌補我們未完成的意願，……我們將諦聽你的心語，幫助你克服困難，永遠支持你的選擇和意願。」

讀至此，我早已熱淚潸潸，不能自己，因爲我也身爲人母，我可曾一一做到？我更想起當年母氏劬勞，對我無微不至的愛。日月逝矣，我頭已白，此生將何以報罔極之恩！

本書的第二輯是小說，作者以悲憫之心，婉轉之筆，寫出「歸國新郎」和「出口新娘」的婚姻是否幸福？雄心萬丈的學子，爲學位、爲賺錢，或是爲下一代在非我族類的黑白人種中紮根是什麼心情？我更爲喜愛的是以之爲書名的「葉歸何處」一篇，那含意深長的篇名，

正涵蓋了以下諸篇的主題，也使我惆悵地興起一個疑問：書中所描繪的一批異域飄零的遊子，究竟應當「葉歸何處」呢？

「葉歸何處」是一篇較完整的散文體小說。寫一個羈族異國的女性，愛情挫敗後的落寞淒清。題材並不新鮮，但她運筆清新可取。文中女主人曾說：「第一次看到滿處的楓葉，好美也好想哭，我就站在窗前看了一上午。」然後展開與作者的對話。她又嘆息似地說：「新奇和想像都會隨時間褪色的，只有楓葉每年都一樣鮮紅。不過它們鮮麗之前，要先掉光。」隱喻的筆法，化感傷為含蓄之美。結尾處，她寫道：「早凋的樹，早來的冬，好冷的黃昏，我們將有一個又長又凍的冬天。但春天總會來臨的，每個人都有一個期待。」又化感傷為啓迪，曲終淒雅，頗得風騷之旨。

「地上的雲」出版於六十五年一月。顯然地，簡宛已不像「初抵異域的多愁善感，經過了多年的風吹雨打，已經不再那麼脆弱而消極了。」（地書五八頁）。但她擔憂自己是否已經失去了那份細緻的情懷？事實上，她不但沒有失去，而由於生活的體認和歷練

、學問智識的增進，她的心靈益見細緻，對人情世態也更能包容了。她充滿感謝和信心地說：「年輕一次就够了。人是要成熟的。」（五八頁）「歲月只使我們前進，並不會催我們衰老。」（三三頁）在這本集子裏，我欣喜地果真讀到她更成熟的作品，抒寫出她對東西文化差異的思與感，對中外兒童教育的觀點與企望，以及更濃重的懷鄉憂國之思。

由於年齡與學殖的增長，簡宛的體認目深，心靈亦愈益溫厚。讀本書各篇，處處可以見到她對外界事物的領悟，是如此的平實而樂觀。例如她再到康大後，看見那一泓靜止的湖水依舊，她並不撫今思昔，却慶幸自己已沒過心浮氣躁，不着實際的年齡。對着爬滿長春籐枯枝的古老校舍，她並不只對古老盲目地向往，而是盼望能吸取更多春日的陽光。她也欣然地感到雙手所握的，不是泥巴，而是一季美好的春。她警惕自己，「孩子在一天天學習、長大，為人父母的，又豈能倦怠、偷懶。」最難得的是她一股澎湃的熱心，和一份對家鄉邦國根深蒂固的執着的愛，竟是去國愈久愈濃。在「葉」書中，她就曾寫道：「旅居他鄉的生活，孕育了更深更濃的家國之愛。」這是我這個

寄身異國，一年來所見所聞，感觸萬千的執着者所最敬佩的。在「性靈」一篇中，她以第三人稱的「她」，寫出對這個只求新求變的美國的看法，當「她」看見孩子放學回家，一頭黑髮在那一羣黃髮碧眼的小洋人中，顯得特別耀眼時，那份固執和自尊又爬上心頭——我們是不屬於這裏的。（一一八頁）這正刻劃了她自己客居海外的心情。她一見到康大由貝聿銘先生所設計建築的江森博物館時，立刻感到身為中國人而榮。這一份莊嚴的、虔誠的民族自尊，就是一個國家之能於艱難困苦中，兀立不懼而必欲復興的基本要件。但空喊愛國無用，每個中國人，只要不忘本，對國家寄以堅定信心，體諒時艱，容忍錯失，善意建議。再就自己的本位工作，努力不懈，以求發揚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與道德精神，這就是愛國了。對簡宛來說，她是在踏踏實實地朝着這個方向走。她不愧為一個真正的中華兒女。做為一個賢慧的母親，她以此教育孩子。在「母親的叮嚀」一文中，她對全兒說：「只取不予，並不是一種完美的愛。……你要時時有關心別人的心，只有能給予人快樂的人，才是真正懂得愛的人。」她千山萬水地把愛兒送回臺灣，為的是

要他去認識祖國，要他去接近愛他關注他的更多親人，給她一份肯定感。「這都不是在國外時能體會得到的，」她說。她訓練孩子自幼懂得尊親敬長，吃苦耐勞，腳踏實地。學習注音符號，九九乘法。當孩子迷茫地問為什麼他要比美國孩子多學一種語言時，她溫柔和地告訴他「不要每樣事都拿美國和臺灣比。（這是正確的教育方法。因為一國有一國的國情，正如每個人有他自己的特性。和簡宛一樣，我也不反對美國的開放教育，而且對於美國學生愛發問的活潑現象非常贊賞，至於他們問得幼稚或有深度都無關緊要。但如認為美國青少年那種漫無邊際的放浪是自由民主的至高表現，那就錯了。這個年輕國家對自由的濫用、道德的淪亡，已使年長一輩的智識份子搖頭嘆息。而大文豪索忍尼辛在哈佛大學沉痛的大聲疾呼，並不能喚起他們全民上下的覺醒。紐約時報社論反而予以駁斥。譏諷他為不諳美國之情的狂熱份子。這正合了中國的古諺「不到黃河心不死，到了黃河死不及」了。這原是題外話，但因感觸至深，就不由得信筆寫來了。

簡宛語重心長地說：「一國文化的綠芽，能在異地成長遠播，是需要付出許多心血去照顧的。」如此

一位懂得如何去愛自己國家並關懷別人的好母親，定將培植出具有健全人格的好兒女。他們即使久居異國，也一樣地不愧為炎黃子孫，為自己國家散發燦爛的光輝。

由於簡宛善感的靈性，溫厚的心腸，敏銳的觀照，她不但愛自己的親人、國家，也一樣關懷美國的青少年。她眼看十四歲的小女孩，應該是躺在青草地上編織美夢的年齡，但却已挺着個大肚子要做未婚媽媽了。却說是爲了好奇。簡宛技巧地以小小白花「勿忘我」被推草機一遍又一遍地輾過，象徵這無知少女愛情的早凋，談此能不爲泣？然作者於惆悵萬千之餘，只好自我解嘲地說：「爲什麼要想這些呢？畢竟這是別人的國家。」可是她究竟得久居於這個「別人的國家」，她真能釋然於懷嗎？

她也以冷靜的觀照，客觀的筆觸，寫下類似小說的多篇，道盡了寄身異國者，爲更高的學位，更多的金錢苦苦掙扎的無奈心態。但她絕無譏諷調侃之意，有的只是滿腔的諒解與同情。而以無限深厚的隱喻或象徵之筆點出。例如在「秋去也」的結尾，她寫道：「有誰會去在意那曾經鮮艷、曾經飛揚過的楓葉，雪

來之後置身何處？」（一〇二頁）她也偶以輕快鼓舞的筆調，將個人寄望溶於其中。例如「蓬山一萬重」的結尾：「當兩顆赤誠的心，拭去了世俗的灰塵，不再爲功名利祿困擾時，他們總是緊緊依偎在一起的。」讀者似乎看見了一對不得不爲研究工作及學術地位而會少離多的年少夫婦，眼中的淚光笑影。

使我最感動的一篇是「瑞奇和黛安。」作者寫她同學黛安由於愛犬瑞奇的暴斃而悲痛萬分，引出黛安的感覺身世，和她對跟自己一般年齡的人，徬徨迷失的憤慨。此文簡宛寫來自然，真摯而感人，竟令心情脆弱的我，數度泣然。黛安告訴她「我惟一忠實的良伴就是瑞奇，我抱着牠默默流淚，我跟她傾訴煩惱，牠都靜靜地聽着，絕不會笑我的痴像。」（一四八頁）「從有記憶以來，我沒有這樣悲傷無助過，也許我太寂寞。瑞奇就是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像我的知己朋友。」讀了真叫人心軟。黛安就代表着和她一樣的無數少女，她們渴望愛和關懷，可是雙親爲工作當然忙，或是由一言不合而分居離異。她們寂寞、無依。交男友吧，男孩子們易關心你是否陪他玩，對親情友誼都看得很淡，誰有耐心看你的淚眼。與女友傾訴吧

！有人會懷疑是否鬧同性戀？她厭恨透了這一切，只有瑞奇是忠誠的，然而瑞奇死了。所以她對簡宛說「你不懂瑞奇對我的意義。」簡宛怎麼不懂呢？簡宛廣大的同情正為今日美國的問題青少年而憂心忡忡。所以她借研究生的口向教授動問：「為何青少年在今日美國的社會造成越來越嚴重的問題？」黛安的看法是：「他們需要的是愛和關心，有了愛，才有信心。他們才會勇敢地走下去。」湯普生教授的結論是「不管文明再如何發達人類再如何進步，人與人之間的關懷與愛心絕不能消失的。把你們的愛心獻給需要幫助的青少年們，因為他們之中有太多寂寞的心。」教授的意見，也就是簡宛對今日社會人士無限的企盼。所以我非常激賞這一篇完整的散文體小說。走筆至此，正是午夜時分，窗外馬路上數輛摩托車，由男女青少年騎着，取掉了滅音器，狂吼地疾馳而過，週而復始，驚醒住戶們於酣睡之中。街長曾數度與便衣警察交涉，他們協助勸導。警察聳聳肩說：「我們沒有辦法過份干涉，即使把他們請到少年法庭，法官也只有笑嘻嘻地勸說幾句就放他們走了。因為他們並沒有構成犯罪行為，騎車奔馳兜風是他們的自由。」天哪，又是

「自由」，難道非要「白刀進紅刀出」才算傷害「自由」嗎？而以殺人為樂的「山姆之子」，還正有許多少女給他寫情書寄支票呢？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呢？我現在耳聽驚心動魄的摩托車怒吼，始為憤怒、繼而沉思、終於於同情憐憫。和簡宛的諒解他們腳下所跨的那輛摩托車（美國人譏稱為 suicide cycle），也就是黛安的愛犬瑞奇。不與它們「共生死」，又叫他們向誰去傾訴呢？叫他們從何處獲得 L. T. C. 呢？（美國宗教家所提倡的 Love Tender Care）忙碌而麻木的人們，早已經無心聆聽了。）

讀完此篇，我不由得以沉重的心情，回看自己國家。不禁也要問，父母對子女，師長對學生，究竟以身心的快樂健康，品德的修養為重，而給予更多的關懷與愛心，還是以升學擠窄門為重，而施予重重壓力？記得簡宛對黛安問到臺灣是否也有少年問題時，她當時的回答是「現在還沒有，不見得永遠沒有。」她去國日久，時至今日，當她看到臺灣經濟繁榮，社會風氣奢靡，大人們為各種忙碌，年輕及幼小一代的惶惑、徬徨，一定嘆息自己不幸而言中，而心情倍感沉重吧？

我個人熱愛寫作，數年來所執着地抱持的原則是，必有不得已於言者而後言。寧可質勝文，不可文勝質。簡宛爲文，平易樸實，而且無論是散文或小說，必然是有感而發。此我之所以深爲愛好，而由於文字之交，至於一見如故。由於她相當年輕，所以文字都能擺脫陳舊的句法，而於自然中時見活潑跳躍之筆，或頗帶詩情。例如「夾竹桃也搖不出喧鬧了，就那麼寂寂地守住一山的靜。」（葉書四一頁「奔馳在九月的陽光下。」）她描寫大度山「被風雨時間蝕去了稜角，磨平了尖峯，不再年少氣盛、耀武揚威，像一位飽經風霜的老人，以他的豁達胸襟包容一切。」，着筆十分脫俗。又如「笑，像肥皂泡似的，直從心底往外冒。」相當具象生動。「蒲公英的花絮，在輕柔的風中，飛滿各處，像亘古不變的親情母愛、散播着它的種子。」以真象比喻抽象，深得比賦妙用。

簡宛旅居海外，忙碌的家務事工作（她還主辦中文教學班及圖書館工作。）十年來出了兩本集子，文章產量不算多。我們所寄望於她的，是隨着她日增的學問修養與人生體驗，必能對思想感情的提煉，遣詞

造句的琢磨，益臻完美之境。在「地上的雲」一文中，孩子發現一行白茫茫的蘆葦，高興地歡呼，「看，媽咪，地上好多雲，那是不是地上的雲？」我真想告訴他：「那是地上的雲，那一片雲正在冉冉上升哪。」特寫此篇寄簡宛以無限的祝福。

請告訴我們 您的電話！

作者讀者的來稿、來函是我們最尊重、最期待的，以是每接讀作者們的函稿，我們都希望能夠立刻給讀作者們回訊，這種急切的心情就是即時回信我們都已覺得太怠慢的了，所以我們請求讀者作者們來函或來稿時除註明您的通訊處外，務請寫明您的電話號碼，我們好立時和您連繫，謝謝您！